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八十七　經部

春秋集解卷三

宋　呂本中　撰

桓公名允惠公子隱公弟桓王九年即位桓謚也闢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

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

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

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伊川先生解桓公弑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

杜氏注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不忍有變於中年也桓公簒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

高郵孫氏曰元年書王者以為弒君之賊將而必誅已弒君矣其能免於誅乎元年書王所以誅桓也二年書王必以為王室微弱弒君之賊力不能即時誅之二年而後誅之亦晚矣然亦足以為王誅也十年書王者政教之出不可以一日無之十年

無王則王道將絶於天下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弑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即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將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

武夷胡氏傳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紀事之例春秋祖述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制夫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别建

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記久明逺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著其弑立之罪深絶之也美惡不嫌同詞或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弑而惡亦有所分矣春秋曷為深絶桓也曰

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内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隠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隠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惠無嫡嗣隠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

與人者也豈曰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之春秋所以惡桓深絶之也然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說非歟曰此徇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法也仲子有寵惠公欲以為夫人母愛者子抱惠公欲以桓為嫡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縱其邪心而為之隱公又探其邪志而成之公羊又肆為邪説而傳之漢朝又引為邪議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

明著桓罪深加貶絶備書終始討賊之義以示王法正人倫存天理訓後世不可以邪汨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傳公即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范氏注鄭伯所以欲為此會者為易田故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

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伊川先生解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為會而求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

劉氏傳許田者何魯湯沐之邑也方伯時朝乎天子天子必賜之湯沐之邑於縣內視元士魯非方伯

也其謂之方伯何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許田之為魯自周公始焉意林許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祀

蘓氏曰許田所以易祊也以祊為未足而益之以壁

爾

武夷胡氏傳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畿内之邦許田近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而隱之獨何歟曰利者人欲之私放於利必至於

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弑之漸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國惡而隱之也

襄陵許氏曰以祊近魯許田近鄭而以相與利則利矣而義不得凡情之所便而亂之所生此特春秋

之所謹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氏傳結祊成也

穀梁傳及者内為志焉爾

伊川先生解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杜氏注公以篡立而修好於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

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犬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

武夷胡氏傳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志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廣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滅天理等君父於弁髦綱淪法斁極矣聖人所為懼春秋

所以作無倦於貶絶而惡自見矣

秋大水

公羊傳記災也

伊川先生解君德修則和氣應而雨暘若桓行逆德而致隂沴乃其冝也

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民禾稼敗民廬居凡為災則書之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公羊傳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終致

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及者何累也累累從君而死齊人語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穀梁傳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孔氏父字謚也

伊川先生解桓公無王而書王正月正宋督之罪也弒逆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父名也稱大夫不失其官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忠義見殺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

之也

劉氏傳春秋賢者不名孔父者所賢也則其名之何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泰山孫氏曰孔父者天子命大夫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故春秋列國時或有之宋孔父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之類是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

非者然君弑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以無媿矣父者名也著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是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侍讀劉敞以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名臣禮之大節也督將弑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爲有無亦庶幾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能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

敢動者也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伊川先生解滕本侯爵後服屬於楚故降稱子夷狄之也首朝桓公之罪自見矣

杜氏注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盖時王所黜

泰山孫氏曰滕子朝弑逆之人其惡可知

武夷胡氏傳隱公末年滕稱侯爵距此三歲爾乃降

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

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終春秋之世

不復稱侯無說矣然則云何春秋為誅亂臣討賊

子而作其法尤嚴於亂賊之黨使人人知亂臣賊

子之為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無以立於

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簒弑之禍止矣今桓公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攷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則將應之曰仲尼固不可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矣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交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黄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夫奉天討舉王法以黜諸侯之滅天理廢人倫者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呂氏曰春秋以後杞或稱侯或稱伯或稱子滕或稱侯或稱子薛或稱侯或稱伯皆不可得而詳攷殆後世録春秋者文誤也借使聖人為春秋黜陟當世以為賞罰則何不黜陟晉楚强國以定一王之法而獨區區於小國如是哉後之録春秋者由前人口授相傳遂致謬誤不可知也晉楚齊秦諸大國顯者也故不誤小國微也故多誤其亦以是故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左氏傳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

伊川先生解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之此天下之大惡也

杜氏注稷宋地

范氏注徐邈曰春秋雖為親尊者諱然亦不沒其實故納鼎於廟躋僖逆祀及王室之亂昭公之孫皆指事而書

陸氏纂例曰夫子制作本教中人故簡易其文昭著其義若能以質直見之則可不俟傳注而自通矣故言滅國則知滅者之罪見諸侯生名則知非復人君皆文勢常理何必立異乎又上言伐衛次言

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

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罪見正月烝五月

烝則知黷祀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

劉氏傳成之者何成之者平之也平之則曷為不言

平之保人之賊私人之賂制人之上下謂之成亂

則可謂之平亂則不可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為賂故立華氏也郜定公時有

弑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甞學斷斯

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無赦殺其人壊其室洿其宫而瀦焉盖君踰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弗憝也而桓與諸侯會而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夫臣為君隱子為父隱禮也此其目言之何桓惡極矣臣子欲盡隱之而不可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而不書立華氏猶爲有隱乎爾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獨此與襄公末

年會于澶淵各書其事者桓弑隱督弑殤般弑景
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一則受
宋賂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書其
事以示貶焉然澶淵之會既不書魯卿又貶諸國
之大夫而稱人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爵何也澶
淵之會欲謀宋災而不討弑君之賊雖書曰宋災
故而未能表其誅責之意也必深諱魯卿而重貶
諸國之大夫然後足以啓問者見是非也稷之會

前有宋督弒君後有取宋鼎之事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貶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左氏傳非禮也

穀梁傳桓内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

伊川先生解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

皆有賂魯以為功而受之故書取以成亂之賂器置於周公之廟周公其饗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强致之也

杜氏注大廟周公廟也

泰山孫氏曰甚之也

高郵孫氏曰鼎自宋得之然而謂之郜大鼎者鼎之成自郜也凡物皆有以名之若和氏之辟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公穀更論郜鼎之名煩碎無足取

馬

武夷胡氏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置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直以弑逆之事為可以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公穀並作紀侯來朝

左氏傳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穀梁傳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紀即是事而朝之惡之也

伊川先生解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

武夷胡氏傳公穀程氏以杞為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

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為之主非

為桓立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傳始懼楚也杜氏注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而會謀

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劉氏權衡曰蔡侯鄭伯會于鄧公羊曰離不言會而言會者蓋鄧與會也非也二國相會理不可言蔡侯鄭伯及于某且實行會禮非會而何承赴而書故不甚見爾乃据齊侯鄭伯如紀以為比例彼自亦妄說何可

据乎所謂離不言會者左氏得之矣

伊川先生解始懼楚也

杜氏注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為中國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

下莫大於理莫彊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醜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彊弱分勝負矣觀諸侯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攷也觀春秋進退與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左氏傳討不敬也

伊川先生解將卑而師少外則稱人內則止曰入某伐某

呂氏曰入杞微者也其事弗詳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攻伐入人之國罪之大者聖人以爲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氏傳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杜氏注惠隱之好 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

策勲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伊川先生解君出而書至者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鄭齊陳會矣皆同為不義及遠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討之矣居夷浮海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之也

高郵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志其所出之事以地至

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夏公至自夾谷四處爾趙子以為魯地則至自地此說是也

常山劉氏曰古者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而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越月踰歲而後得反覲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焉矣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左氏傳成婚於齊也

伊川先生解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宋督弑其君以王法正其罪也三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齊侯于嬴成婚於齊也

杜氏注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劉氏傳二年有王末畢喪也

武夷胡氏傳桓公三年而後經不書王有以為周不班歴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暇班歴而

經皆書王非不班歴明矣又有以為此闕文也安得一公之内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至於今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靣事讐曽莫之耻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

而不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傳不盟也

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伊川先生解二國為會約言相命而不為盟詛近於理也故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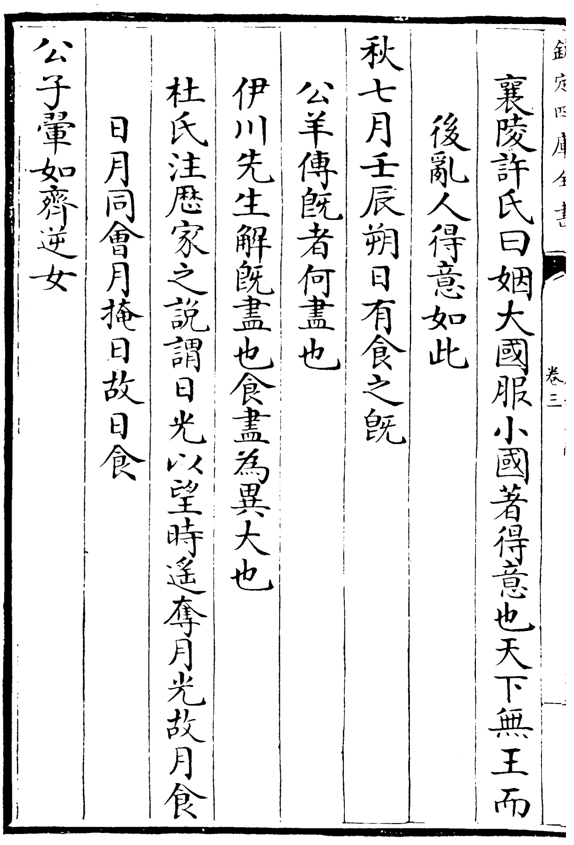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劉氏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古者有方伯有州牧有卒正有連率命於天子正也諸侯自相命非正也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

六月公會杞公作紀侯于郕公作盛

左氏傳杞求成也杜氏注二年入杞故來求成

伊川先生解自桓公簒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



襄陵許氏曰姻大國服小國著得意也天下無王而

後亂人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羊傳既者何盡也

伊川先生解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

杜氏注歴家之説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

日月同會月掩日故日食

公子翬如齊逆女

伊川先生解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卿逆夫人於禮爲稱翬雖尊屬當官而行亦無嫌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孔子之言豈徒然哉蓋傷周室陵遲婚姻失道無賢女輔佐君子致關雎后妃之德以化天下也是時文姜亂魯驪姬惑晉南子傾衛夏姬喪陳上下化之滔滔皆是不可悉舉也故自隱而下夫人内女出

處之迹皆詳而録之以懲以戒爲萬世法噫夫夫婦婦風教之始人倫之本也可不重乎

武夷胡氏傳娶妻必親逆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

左氏傳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羊傳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

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

伊川先生解齊侯出疆送女公逺會之皆非義也

杜氏注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

武夷胡氏傳為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羊傳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

穀梁傳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

伊川先生解告一作見於廟也

泰山孫氏曰此齊侯送姜氏公受之於讙也公受姜氏於讙不以讙至者不與公受姜氏於讙也故曰夫人姜氏至自齊以正其義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

伊川先生解致夫人也稱弟義見隱七年

襄陵許氏曰隱桓之時大夫尚輕相如不書諸侯使其子弟之來則書貴貴之義也自鄬之會至於仲年來聘備紀姜氏如此謹昏義也春秋反復意有所致者不可不察也必有深誡其中故志文姜悉者閑其亂也録伯姬詳者矜其節也是以易著歸妹家人之大義可不重哉

有年

公羊傳恃有年也

穀梁傳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伊川先生解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弒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為之謬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高郵孫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久而書有年大

有年者二處而已其一即桓公是也其一即宣公是也宣桓大惡者是行何道而致有年乎書之者不宜有也

武夷胡氏云舊史災異與慶祥並記故有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桓有年宣大有年則存而弗削者緣此二公獲罪

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爾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為慶祥君子修之則為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嘗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奥旨然後以為記

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書時禮也

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諸侯曷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賔客三曰充君之庖

伊川先生解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

杜氏注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郎非國内之狩地故書地

何氏注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為田除害

陸氏纂例啖子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為之則書以示譏也趙子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為稱夏以為苗除害故以苗為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為義冬則因守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為目左氏

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周禮爾雅並同此義

劉氏意林公狩于郎徒非其地爾而書之此春秋謹於微之意也以謂微事不謹則大事不立故每慎其微而後王德全矣

武夷胡氏傳譏遠也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伊川先生解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

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

劉氏傳渠伯者何爵也

劉氏意林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獨書之以此見任事之冣重也宰天下者莫名至糾獨名之以此見責之冣備也周公作周禮冢宰之職固賞

善誅惡進賢而退不肖今衛命下聘弒逆之人故書名貶之

武夷胡氏傳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桓公之行當此二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操刑賞之柄以御下者王也論刑賞之法以詔

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則有刑典治教政刑而謂之典此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獨謂之建以此典太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賊乎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夫咺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無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者乎

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為之後用公孫因相而得封蓋欲倣古重其任也任之重則責益深矣嫡妾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輕重糾以既封故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

杜氏注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

穀梁傳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
疑以傳疑
伊川先生解五年春正月甲戌下文闕
陸氏纂例甲戌下脫也
劉氏意林正月甲戌史之闕文與非也仲尼之後俄
然亡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伊川先生解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齊為諸侯而欲為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

其罪均矣

陸氏纂例趙子曰外相如不書凡書皆譏也常山劉氏曰外諸侯相如唯此年齊侯鄭伯如紀及是年州公如曹

劉氏傳齊侯鄭伯將襲紀以朝往焉紀人知之然後

以朝反如者朝辭也蓋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

强不朝乎弱不正其為詐以圖人之國使若誠朝

然疾之也

劉氏意林齊侯鄭伯如紀春秋惡其懷不義之心雖卒不能害而疾之與襲侵人之國無異此聖人誅意之效也故云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矣

天王使仍穀作任叔之子來聘

左氏傳弱也

公羊傳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伊川先生解古之授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

武夷胡氏傳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禄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伊陟象賢復

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為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蓽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

家欲其深省之也

呂氏曰王不能討桓之逆比年遣人來聘其無立志也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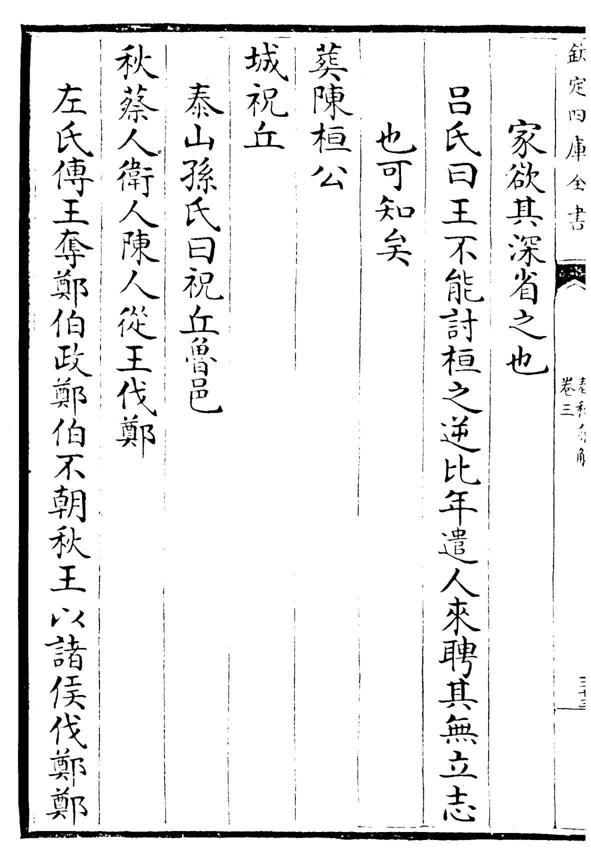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邑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



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
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戰於繻葛蔡衛陳
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中肩
公羊傳從王正也
伊川先生解王師於諸侯不書敗諸侯不可敵王也
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其敵其
抗王道之失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不言會及臣從君之亂也

陸氏微言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王不待貶絶
而罪自見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
侯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
必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
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焉非天討也故不稱
天或曰鄭伯不朝惡得為無罪曰桓公弑君而自

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天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為憤怒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述天理而時措之也旣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言從王者又以明君臣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於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

皆裁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

左氏傳書不時也劉氏權衡曰書不時也非也龍見而雩常事爾遇旱而雩非常也非常當書書為旱發非為過時發也且此下書螽螽之為物常因旱而生此雩非失時者自為旱故也

凡祀啓蟄而郊杜氏注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劉氏權衡曰啓蟄而郊亦非也魯郊以周正周郊以夏正不專啓蟄而已龍見而雩杜氏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方始始殺而嘗杜氏注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𣪠祭天為百穀祈膏雨穀始熟故薦閉蟄而烝杜氏注建亥之月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嘗於宗廟

過則書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以書記災也

伊川先生解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大雩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内之山川爾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失道也故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歲之常祀不能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遇旱災則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郊禘亦因事而書

劉氏傳其言大何大雩非諸侯之雩也曷為非諸侯

之雩天子雩主上帝諸侯雩主星辰山川

劉氏意林大雩為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

天子之禮樂祀上帝禘文王吾未知其然成王者

周之盛主也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天子諸侯之

別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惑歟然則魯

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

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其殆由平王以下乎

泰山孫氏曰雩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常祀也故經無六月雩者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則書謂之大者雩於上帝也噫是時周室既微王綱既絕舉於魯則諸侯之僭從可見矣然春秋魯史孔子不敢斥也其或災異非常改作不時者則從而錄之以著其

僭天子之惡隱五月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此年秋大雩六年八月壬午大閱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之類是也嗚呼其言亦微矣

武夷胡氏傳魯諸侯而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郊禘亦

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以

謂性命之文是也

螽公作螟

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

伊川先生解螽蝗也既旱又蝗饑不待書也

杜氏注蚣蝑之屬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淳于州國所

都城陽淳于縣也

伊川先生解州公嘗為王三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遂不復

杜氏注曹國今濟陰定陶縣

武夷胡氏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氏傳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注永五年

冬傳淳于公如曹也

伊川先生解五年冬如曹尚為君也故以諸侯書之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來來魯也忽稱鄭忽明其正也寔不稱州亡其國也

泰山孫氏曰闕文也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以諸侯之禮接之乎則春秋乃書其名將以匹夫之賤畜之乎孟子乃以託國為禮將何處而可曰世衰道微諸侯放恣彊陵弱衆暴寡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治其有壤地褊小廹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焉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黄温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修道以正

其國或棄賢保佞或驕奢淫縱或用兵暴亂自底滅亡如蔡獻舞邾益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爾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名與不名則知所以處寓公之禮與强為善自暴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穀作郕

左氏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伊川先生解謀齊難也

杜氏注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傳簡車馬也

公羊傳何以書蓋以罕書也

伊川先生解為國之道武備不可廢必於農隙講肆保民守國之道也盛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為之妄動也有警而為之教之不素何以保其國乎

杜氏注齊為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嘉美鄭忽而忽欲以有功為班怒而訴齊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武夷胡氏傳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屬農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

襄陵許氏曰桓蓋聞齊圖紀之謀見周伐鄭之事是

以飭城守閲武備蓋其謀國知此而已觀其用衆之不時知其志不在民矣

蔡人殺陳佗

伊川先生解佗弑世子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佗陳厲公蔡出也故蔡桓侯殺佗而立之佗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殺之實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官

者殺無赦陳佗殺太子之賊也蔡雖他國以義殺之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

武夷胡氏傳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討賊之辭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弑君而鄭伯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商人弑君者及其見殺則稱位蔡般弑父者及其見

殺則稱爵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抑揚予奪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旣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氏傳以大子生之禮舉之

公羊傳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劉氏權衡曰國之嫡嗣莫重焉史無得不書以為感隱桓之禍故以喜書不亦淺近乎

伊川先生解冢嗣之生國之大事故書

劉氏傳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天下無生而貴者

擔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

伊川先生解紀侯懼齊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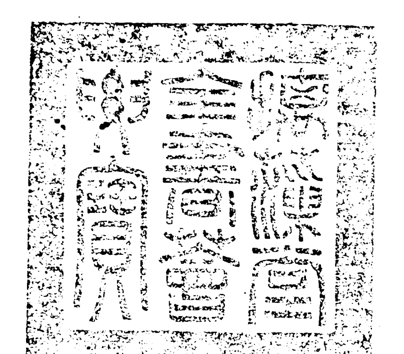
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效死以守而欲求援

於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

武夷胡氏傳案左氏會于郕諮謀齊難也冬來朝請

王命以求成於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機榮辱之本也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逃齊主楚終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魯桓者弑君之賊人人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然則何以免於貶志不在於朝桓也

春秋集解卷三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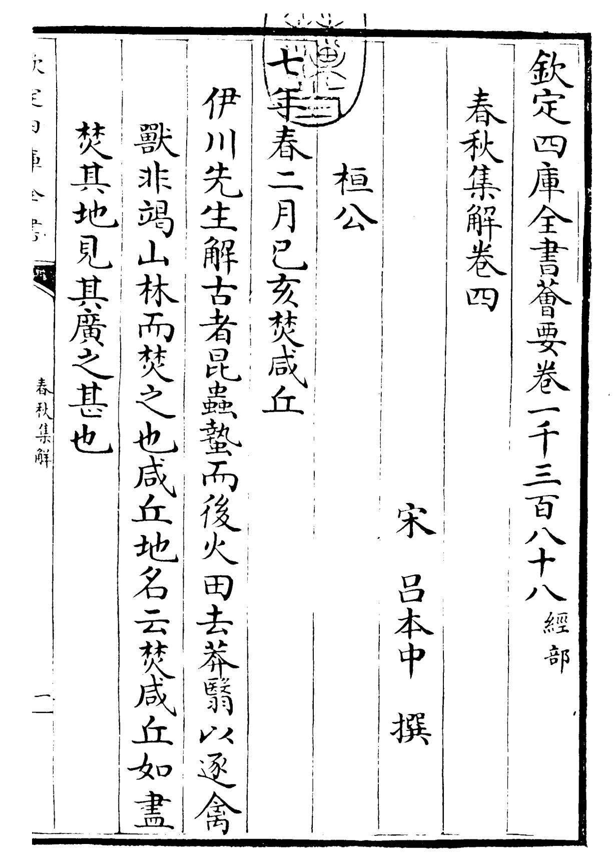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高毓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集解 卷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八十八 經部

春秋集解卷四

宋 呂本中 撰

桓公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伊川先生解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云焚咸丘如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也

杜氏注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

譏盡物故書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氏傳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

伊川先生解臣而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

而反天子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天道歲功

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或曰然則十五

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

明其義矣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杜氏注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

劉氏傳同時而特言之者特見之

高郵孫氏曰以名書者趙子曰用夷禮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執之者無禁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竟相繼而來朝即大惡之黨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

或貶爵或書名或稱人以深絶其黨撥亂之法嚴矣誅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者㡬希東萊吕氏曰二年滕子來朝不名杞侯來朝不名何獨於穀伯鄧侯罪而名之乎

吕氏曰杜預以謂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其說既善矣然謂之史闕文則不可謂之闕文則可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

烝何氏注薦尚稻雁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踈則怠怠則忘劉氏權衡曰春秋欲見五月再烝故於此不得不書已卯烝猶將書壬午猶繹者不得不先書有事於太廟也此其實矣又何亟乎

伊川先生解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

杜氏注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

見瀆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凡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

泰山孫氏曰烝冬祭也春興之非禮也祭祀從夏時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四時之祭用孟月

高郵孫氏曰不書所祭之名而謂之有事若宣八年

有事於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失禮者猶繹
也祭無譏焉書祭名者罪在祭也烝已卯之類是
也
武夷胡氏傳周官大司馬烝以中冬今魯烝以春正
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紀政而其言曰夏
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
至於敬授民時廵狩烝享猶自夏焉然則司馬中
冬敎大閲獻禽以享烝所謂自夏而魯之烝祭在

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伊川先生解魯桓公弒立未嘗朝覲天王不討而屢使聘之失道之甚也

杜氏注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武夷胡氏傳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為

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為一心以為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益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為一心故歸賵仲子會葬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矣

夏五月丁丑烝

公羊傳何以書譏亟也

伊川先生解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

武夷胡氏傳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於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公作邾婁）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

呂氏曰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而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為無王也春秋所由作也

冬十月雨雪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何氏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

伊川先生解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穀梁傳遂繼事之辭也

伊川先生解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以逆后為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言遂逆者譏不躬白於王

泰山孫氏曰桓王取后於紀魯受命主之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其曰遂逆王后于紀者祭公來謀逆后之期既謀之則當復命於天子命之逆則逆之不可專也祭公不復命於王專逆王后于紀故曰遂以惡之

劉氏意林祭公之來命魯以婚姻之事也若是則茍大夫可矣何待於三公三公大任也非所當輕使也任之大而使之輕使祭公得緣其義專命不報

遂行如紀由輕重不相副也故王以輕使為失而

祭公以遂行為専君令過則臣事放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氏傳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

公羊傳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

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

姜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

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伊川先生解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

而已或曰借如正月日食則如何書之曰書春日

食則其義尤明也王后之歸天下當有其禮諸侯

莫至是不能母儀天下也故書紀女歸而已

杜氏注紀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紀姓也

劉氏意林逆也稱王后歸也稱季姜此言禮之上下

取予進退先後各有所宜而不相悖也公卿謀之

諸侯主之龜筴諏之天子命之是王后矣然而未

見宗廟也未覲君子也未覿羣臣也則不敢居其位其詞順以聽此正始之道王化之本也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周台之風也

呂氏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益也獨記其春耳

夏四月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

穀梁傳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政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内為失政矣内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伊川先生解曹伯有疾不能親行故使其世子來朝春秋之時君疾而使世子出取危亂之道也

杜氏注曹伯有疾故使其子來朝

武夷胡氏傳案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己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

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

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

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

為孝又焉得為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泰山孫氏曰此年書王者王無十年不書也十年無

王則人道滅矣

武夷胡氏傳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天

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故易稱守貞者十年而必反傳論遠惡者十年而必棄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而不得其傳者見二年書王以為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為正終生之卒誤矣果正諸侯之卒不縁簒弑者陳侯鮑在五年之正月曷不書王以正其卒乎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

杜氏注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濟北東阿南有桃城

陸氏纂例趙子曰書弗遇者見衛侯之無信

劉氏傳不者正辭也弗者遷辭也

呂氏曰公與衛侯為會而衛侯不至故弗遇其無信

可知春秋之世専計利害不顧信義如是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杜氏注鄭主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

伊川先生解三國為主甚其惡也

常山劉氏曰戰不言師敗績者敗在內也敗在內何

以不言恥也

劉氏意林來戰于郎戰者仁人之所惡也有不得已

而應之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

武夷胡氏傳春秋加兵於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

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戰危事

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於已蓋有不得已

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

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於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衛州吁主兵而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傳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劉氏傳此大國也皆微者乎非微者也微者之盟不志非微者則其稱人何大夫之交盟於中國自此始故貶之也

劉氏意林齊衛鄭相與會盟而君不行委之大夫春秋正本謹始知其後必且有大夫脅君交政之患苟大夫有脅君交政之患則又有陪臣執國於上之禍其勢相名也故於是貶而絕之

武夷胡氏傳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徵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為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呂氏曰盟我不與也其曰人不詳也來戰無禮既盟而去動無禮文不可得而詳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左氏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杜氏注三月而葬速

武夷胡氏傳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

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兵革不息忽儀疊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内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為永鑒矣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劉氏權衡曰穀

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此非穀梁例也穀梁之例當以稱人執之為是稱侯執之為非向令書宋公執者得無云斥宋公以執祭仲乎且齊人執鄭詹何以獨不曰貶乎文同而義異何哉

陸氏纂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内邑為號令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大夫敬之也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劉氏傳曷為或稱人以執或稱侯以執稱侯以執者伯討之也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

武夷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也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詞突之書名則本非

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呂氏曰陸淳以為執大夫例稱人不可別為義

突歸于鄭

穀梁傳突歸于鄭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伊川先生解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劉氏傳突歸于鄭何病祭仲也祭仲之為人臣也處則不能守出則不能權貪生而好勢廢正以立亂

曰突歸于鄭者見突之挈乎祭仲者也歸者順詞也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歸易也入者逆詞也有難辭焉非所逆而書入難也突之易見祭仲之挈也交惡之

劉氏意林突內因强臣之力亦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禍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桀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絶禍本禁首惡

也

武夷胡氏傳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

鄭忽出奔衛

左氏傳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劉氏權衡曰穀梁曰其名失國也非也春秋失國者多矣豈皆名之乎

伊川先生解忽國之正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爵

常山劉氏曰鄭莊公既葬而忽既立出奔乃名者絕也何則忽鄭之世嫡不能自固其位以至於亡考之於詩其迹備見有女同車則刺無大國之助山有扶蘓則所美非美然籜兮則刺君弱臣强不唱而和狡童則刺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由其不能自固進退之權在於祭仲故宋因而執之

武夷胡氏傳或曰詩人刺忽不婚於齊至於見逐欲

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為鄭忽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産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晋楚至於壊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於野皆變其常度以晋楚之强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强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劉氏權衡曰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非也再命耳

杜氏注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陸氏纂例趙子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言特者明更有諸侯則可兼大夫也言公侯者明可以會子男也

蘇氏曰柔魯大夫之未賜族者也叔蔡大夫之未賜族者也

武夷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屢盟而長亂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公會宋公於夫鍾公作童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杜氏注夫鍾郕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公穀並作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公作毆蛇

左氏傳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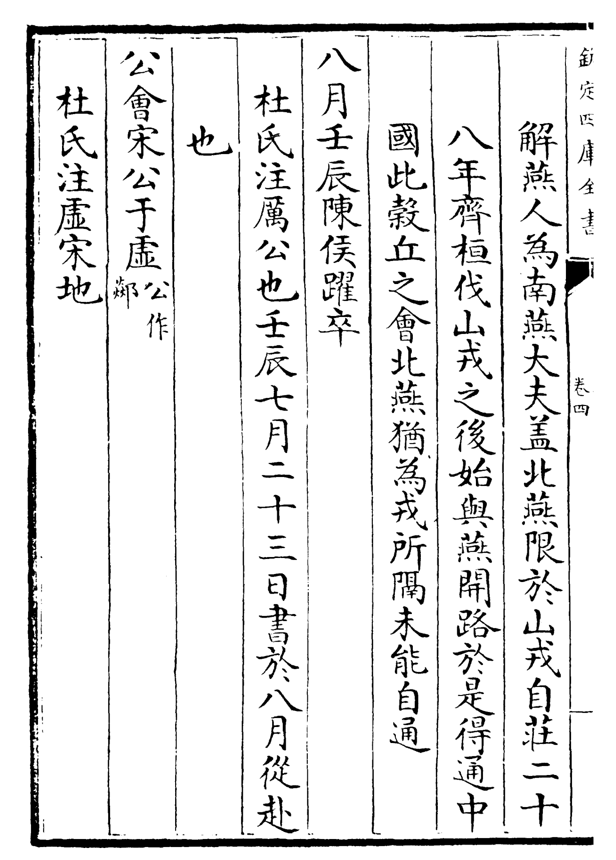
杜氏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杜氏注句瀆之丘即穀丘

杜氏注穀丘宋地燕人南燕大夫

高郵孫氏曰昭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又稱北燕則燕有二國矣言北燕則有南燕也故杜預於此



解燕人為南燕大夫蓋北燕限於山戎自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與燕開路於是得通中國此𣪊丘之會北燕猶為戎所隔未能自通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注厲公也壬辰七月二十三日書於八月從赴

公會宋公于虛_{公作鄬}

杜氏注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注龜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杜氏注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襄陵許氏曰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禀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實與桓文故霸統興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

一矣

呂氏曰此年書盟會之數如此見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為世戒後之君子有意於善者其知慎事守約愛民為急以合聖人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泰山孫氏曰再言丙戌者羡文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劉氏權衡曰丁未戰于宋公羊曰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偏戰而內勝何得不言戰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武夷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

高郵孫氏曰案經書公會紀侯鄭伯則是紀侯主兵若如左氏之文乃鄭主兵矣此非也趙子亦曰若紀侯助鄭即當戰于宋鄭之境不當在紀也

穀梁傳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杜氏注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襄陵許氏曰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

三月葬衛宣公

常山劉氏曰葬自内錄也君子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

武夷胡氏傳既與衛人戰曷為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氏傳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無氷

公羊傳記異也何氏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氷無氷者温也

武夷胡氏傳案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氷于夏其藏之也固陰冱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賔食喪祭於是乎

用藏之周用之偏亦理隂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氷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

夏五

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

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刋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穀作禦來盟

左氏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杜氏注子人即弟語也

穀梁傳來盟前定也

伊川先生解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陸氏纂例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欲之故來此與不外為志同義

書其誰不書内盟者名敵者也名位敵無議嫡簡辭也

蘓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内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武夷胡氏傳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凡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氏傳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劉氏權衡曰左氏曰書不害也非也記災而書其不害何益於教乎火不害粟此亦物之不為災者於例當不書何故自書於上又自解釋於下乎苟令御廩災在乙亥之後當不復見其不害矣

公羊傳御廩之災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范氏注用火焚之餘以祭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者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

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内之三宫三宫米而藏之御廪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廪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高郵孫氏曰趙子曰此乃大故何得不志

泰山孫氏曰嘗秋祭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其言八月壬申御廪災乙亥嘗者以不時與災之餘而

嘗也以不時與災之餘而嘗此桓之不恭也甚矣

藾氏曰災而為害則不嘗善矣災而不害而可以勿嘗乎事之不可以意推者當從史左氏史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衛人在蔡人上

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宫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范氏注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

武夷胡氏傳師丙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鄭突之背已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伐齊蔡怨囊瓦之拘已故以吳子伐楚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用其師以行已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傳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泰山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足也

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共不至於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所以見王

室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

武夷胡氏傳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税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况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於

簒弑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為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廢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説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何氏注桓王也

襄陵許氏曰桓緫文勝之弊不反其質而欲恃詐諼以欺天下諸侯弗聽則以兵從之至於覂敗而不暇王室之威靈盡矣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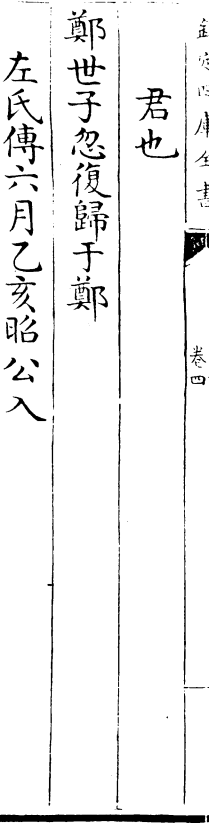
厲公出奔蔡

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

伊川先生解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陸氏纂例啖子曰凡人君奔例書名者罪其失地言不復諸侯也

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祭仲逐君其惡大矣沒而不書其義何也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所以警乎人



君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劉氏權衡曰公羊以為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非也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委未知突之簒國亦何故出入無惡乎

伊川先生解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

鄭人謂之狡童又曰狂童恣行其不肖可知

陸氏纂例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忽

劉氏意林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稱子則忽之

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别嫌疑明是非以謂忽

雖失道乎固君之世子矣世子者必命於天子者

也若側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

復歸有君臣之異言固不可槩舉也以其世也故

可言復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言復者效其竊取位之意也

泰山孫氏曰歸者善也復歸者不善也入者惡也復入者甚惡也忽世嫡當嗣其歸不善者諸侯受國乎天子鄭世子忽其奔也祭仲逐之其歸也祭仲反之以其進退在祭仲而不在天子也

高郵孫氏曰此雖未善然彼之不善者有甚於此不

得不少進以見彼之惡也忽之得稱世子非以其德能堪之而見許也盖示突之不正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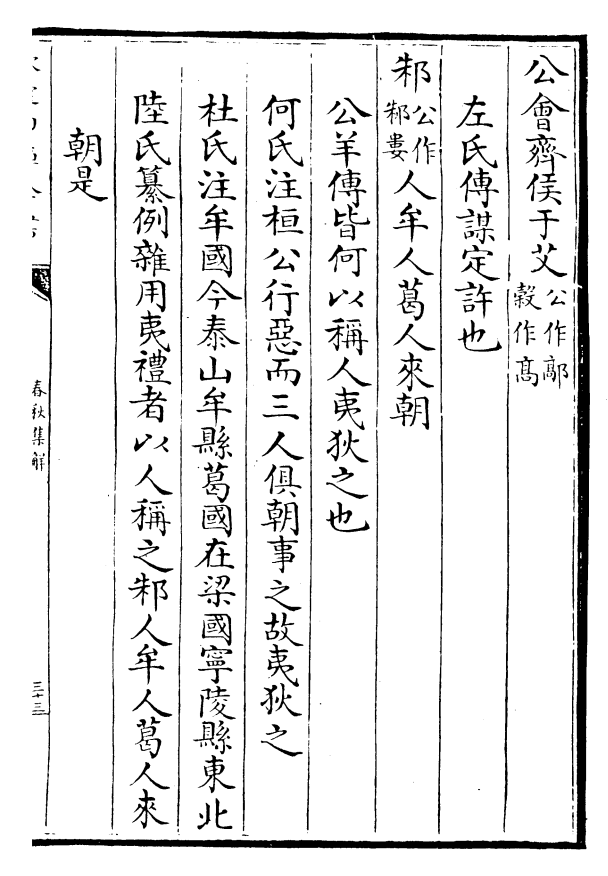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范氏注泰曰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同惡之也

杜氏注許叔莊公弟也隱十一年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鄭莊公既卒乃入居位

陸氏微旨啖子曰言入志非其正也字之善興復也劉氏傳何以字賢也何賢爾宜為君也宜為君則其稱入何難也何難爾鄭欲滅之迨其亂而後能入也

常山劉氏曰許叔蓋因鄭亂而竊入於許也許先王之建國叔不能申正義於天王或求直於大國以反厥邦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則許叔之非可見矣國難竊入故難



公會齊侯于艾公作鄗穀作鄗

左氏傳謀定許也

邾公作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

何氏注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陸氏纂例雜用夷禮者以人稱之邾人牟人葛人來朝是

劉氏意林滕薛之旅見也與邾牟葛無異滕薛之貶輕而邾牟葛之貶重何也曰古之諸侯朝者固曰間於天子之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焉耳滕薛是也今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贈修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禮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

泰山孫氏曰稱人者賤其相與朝弑逆之人貶之也

常山劉氏曰董仲舒曰為其天王崩而相朝也斯義

得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莊公十四年

六月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

伊川先生解突非正也忽既迯行故國人君之諸侯

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

書入以見義不容也

杜氏注櫟鄭别都也今河南陽翟縣

武夷胡氏傳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于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京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

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為國者可不謹於禮乎

襄陵許氏曰此詩所謂公子五爭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邑國之大也忽失其政不能制突使斬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君子略其枝葉使世謹夫亂之所生

冬十有一月公會公有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袲公作侈伐鄭

左氏傳會于亵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杜氏注亵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武夷胡氏傳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

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謀伐鄭也

泰山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於此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伊川先生解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

杜氏注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武夷胡氏傳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强弱相上下蔡嘗先衛今序陳下者先儒以為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

以醲賞誘人之趨事赴功以重罸沮人之奉公守正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為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鄭衛先蔡葢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强弱目前利害為先後不復用周班也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世之亂無復禮文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伊川先生解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泰山孫氏曰助篡伐正踰時而反

冬城向

左氏傳書時也

辨疑啖子曰案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娶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

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搆伋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杜氏注黄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公穀並作及邾公作邾婁儀父盟于趡

左氏傳尋蔑之盟也

杜氏注趡魯地

高郵孫氏曰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志邾儀父魯附庸小國之君非敢盟公公欲與之盟耳此當以及字為定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穀作郎

穀有夏字

左氏傳疆事也

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杜氏注奚魯地

泰山孫氏曰此公及齊師戰也不言公者諱之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皆此義也

眉山蘓氏曰不書夏闕文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傳蔡桓侯卒蔡人名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
于蔡
穀梁傳自陳有奉焉爾
何氏注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
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
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劉氏傳蔡季者何蔡侯之弟也何以稱字賢也何賢
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

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逼者也

高郵孫氏曰杜預以為桓侯無子故名季而立之案蔡世家及諸侯年表無蔡季嘗立為蔡君之文又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相去裁十年之間不容蔡季卒葬與獻舞得立之迹不見於經也

癸巳葬蔡桓侯

陸氏纂例案史記世本左氏傳蔡之諸君皆謚為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侯稱侯蓋告王請謚故特書之明得禮也

陸氏微旨啖子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謚於王也此言凡諸侯請謚於王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諸國史因而紀之故西周諸侯記傳皆依本爵春秋之時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不請於王也

劉氏傳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禮也稱公非禮也稱爵何以禮稱公何以非禮稱爵者誄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誄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於王大夫卒誄於君

武夷胡氏傳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爾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吾誰

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為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為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禮哉

及宋人衛人伐邾公作邾婁

左氏傳宋志也杜氏注邾宋爭強魯從宋志背趙之盟辨疑趙子曰據例稱及者皆内之志云宋志非也

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為黄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

與邾為讙之盟而八月伐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

用長豈不然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

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

失日以授百官於朝辨疑趙子曰凡不書日或史官闕之或年深寫誤何關日官日御乎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公無與字夫人姜

氏遂如齊

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劉氏權衡濼會時夫人自不在會會畢公更名夫人與之如齊耳

杜氏注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劉氏傳何以不言及夫人伉也猶曰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

劉氏意林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原其禍之所自始以伉言之公子遂季孫行父如齊則以起子赤之弑

季孫斯仲孫忌如晉則以起陪臣執國命之禍事之始搆而文已變矣此亦春秋慮患於微除禍於早之情也

武夷胡氏傳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簒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為此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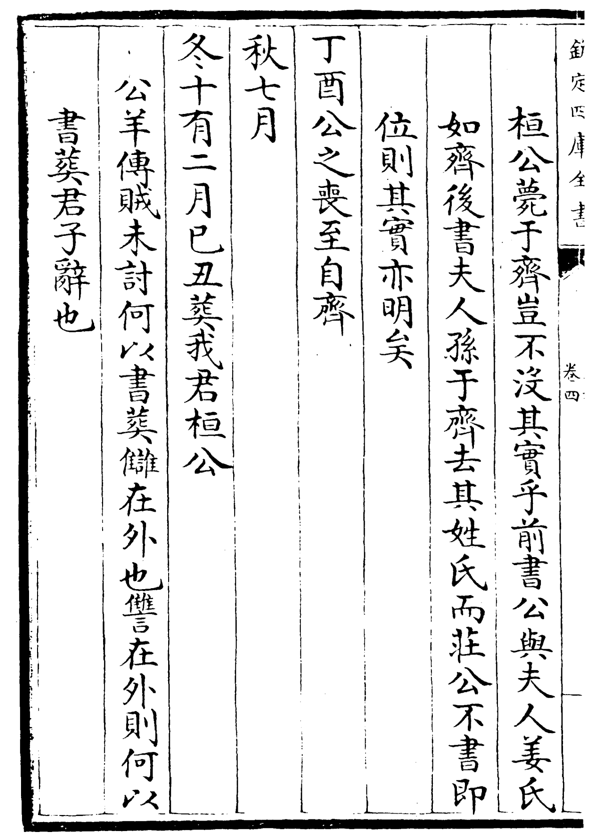
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没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没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與者許可之辭曰與者罪在公也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杜氏注不言戕諱之也

武夷胡氏傳魯公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弑今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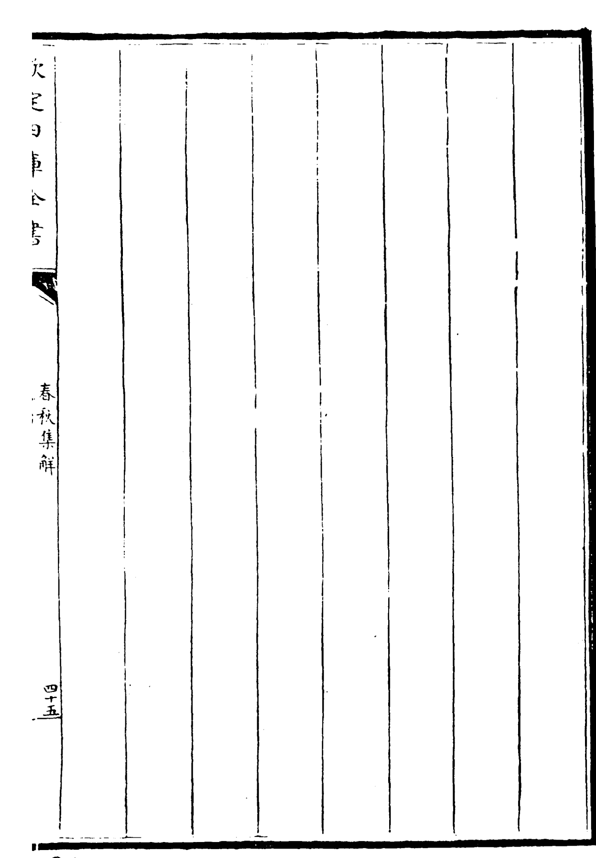
桓公薨于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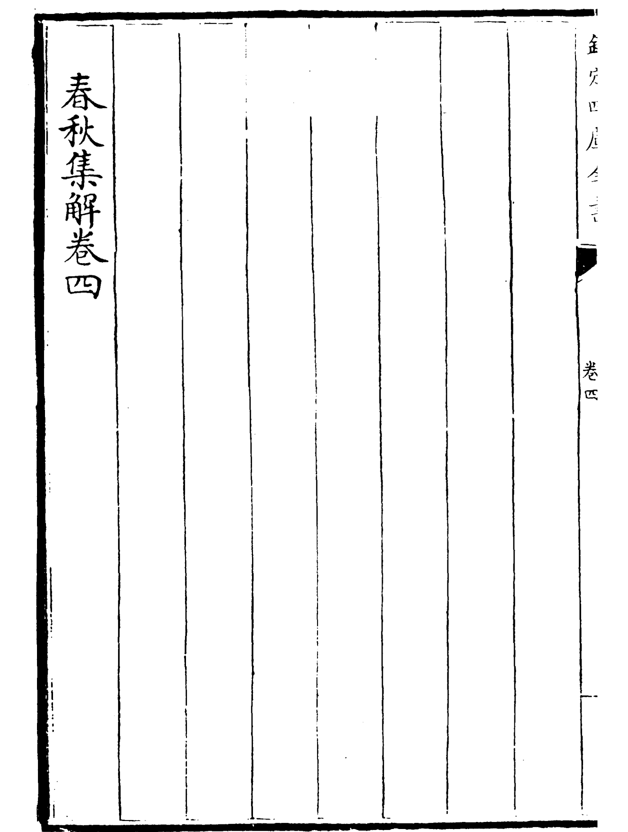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秋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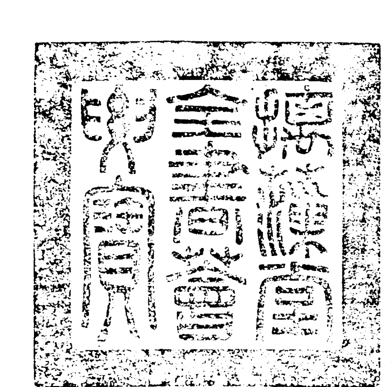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





春秋集解卷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高毓英